

怀念——
记录、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

线索征集:E-mail:www85193207@126.com
征集电话:(0531)85193207

怀念

早晨看到的是太阳

军营里的老爸是“潮男”

□陆晓林

“你爸爸忒臭美”，这是妈妈生前常说的话。

没错，作为一名职业军人，艰苦紧张的军营生活不仅没有磨去老爸爱美的棱角，反而使他将“精致生活”发挥到了最大限度。

抗美援朝归国时，国家对老爸这些“最可爱的人”在物质分配上有一些优惠政策，老爸当时居然花了八十五元巨款买了一块免税的“英纳格”瑞士手表，后来把它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大姐；老爸使用过的景德镇茶杯、象牙筷子、竹制茶叶盒、鸭绒被等生活用品，无论质地、造型还是工艺，即使在现在看来也极其精美讲究。

老爸还讲究吃。“生羊肉放进锅里涮涮就能吃”，这是四十年前他说的，当时十几岁的我们听起来，就像天方夜谭那样不可思议，肉不都是放在锅里炒着吃吗？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爱人去北京出差，慕名买回一只北京烤鸭。谁知我和爱人一尝竟无盐味，加之天热变质，不得已整只都扔进了垃圾箱。老爸听说后直呼可惜：“烤鸭本身无滋味，得用小饼夹着大葱和酱卷着吃。”在老爸的点拨下，我们才明白原来把烤鸭当成烧鸡吃了。如今，丈夫早已是“遍尝天下美味”，但谈起当年的糗事，依然乐不可支。

老爸的军装穿得也跟别人不一样，整洁是必须的，还把时尚元素融入其中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一般家庭还没有电熨斗，我们依稀记得，老爸把妈妈给他洗好的人字呢棉布军装平摊在床上，把军用搪瓷缸里倒上滚开的水，用它代替熨斗烫军装裤线。他的军用皮鞋永远一尘不染，而他的战友那时有的依然愿穿自制的布袜子，甚至光脚穿解放鞋……他梳着一丝不苟的分头，温文尔雅；他穿着威武的军装，英气逼人，大照片就摆在上世纪50年代青岛的照相馆橱窗里，整个军部都知道。

身为老军人，老爸可不保守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有些人特别是老年人对“迪斯科”这一舶来品还持有排斥态度，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看电视，当我告诉老爸，电视上播放的集体舞就叫“青春迪斯科”时，老爸说的话还犹在耳边：“这就是迪斯科呀！？为什么要反对？！很有激情！很有青春朝气！很好！”

不久，我考入了济南工艺美术学校服装设计专业，对这个新兴的行业老爸十分感兴趣，对我的设计理念总是给予支持和赞赏。

记得1986年，我到北京出差，买了一块象牙白暗花真丝加厚面料，朋友们都以为是我为自己做裙子用的，却没想到我用它给老爸做了一件真丝衬衣。

“你爸胆真大，他敢穿吗？”他不仅敢穿，而且穿得极有风度和品位。

“我还没有全里子中山装呢”、“我还没穿过西服呢”……偶尔老爸会面露羞涩喃喃地告诉我。

逝者档案



●姓名：陆松涛
●终年：86岁
●生前身份：离休干部

露。

至此，如果把俺老爸理解成为一个只知贪图享受之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其实骨子里他老人家更是一个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谦谦君子，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。

当年，在朝鲜，他和广大的志愿军战友，被称为最可爱的人，每天来自祖国各地的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来。当然，他们也奉命写回信，用今天的话讲叫“互动”。当时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位女大学生被老爸清新隽朗的文笔所吸引，怀着对英雄的崇拜，向老爸倾吐了深深的爱慕之情，老爸回信写道“已有家室”，冷静地了断了此事。其实当时“英雄上台领奖、糟糠之妻下堂”的现象并不偶然，“冲破封建婚姻牢笼”，是最名正言顺的理由，我所居住的部队大院就有先例；而风度翩翩、识文断字的老爸，回城后，对我那没有文化又是农村妇女的妈妈从未有嫌弃之意，对此，老妈一直心存感激。

1970年，老爸调入山东生产建设兵团，当时，有个别女兵团战士受不了艰苦的环境，不惜以少女之身换取回城的机会，也有个别军队干部刚离开严肃的军营，抵御不了诱惑，因而受到了党纪国法的处理。而老爸在带领着师部宣传队的俊男靓女，拥政爱民、慰问演出过程中，辗转多个城市，从未传出过什么绯闻。

老爸的身上有着标准的军人特质：严格自律、服从命令、心地善良、心直口快、行事简单急躁。另一方面，老爸优雅而自尊，对文学、音乐、书法、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，他的书法“室静兰香”至今挂在我的书房，他自制的花盆上还留有他绘制的花草小品，他虽对子管教严格，却从未吐过一个脏字……

我常想，有着一颗善感之心的老爸，其性格其实更适合成为一个艺术家，但时代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他出生在动乱的上世纪20年代，将自己的青春热血融入火热的革命洪流之中。他是我国第一代高射炮兵，从战士、作战参谋、营长、参谋长、一直到高炮团长，如果不是“文革”时受到冲击，被发配到生产建设兵团，他还可以继续高歌猛进；他把自己的美好年华都献给了人民军队，他热爱生活，即使条件再艰苦枯燥，也生活得有滋有味；他追求时尚的心气儿，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的年轻人——他是那个时代的“潮男”。老爸晚年瘫痪在床十多年，依然叫他的小儿子每半月给他理一次发，将整洁和自尊保留到最后一刻。

记得一位名人曾说过：即使我将要堕入深渊，也要最后吮一下崖壁上的露珠。努力工作，享受生活，不枉来一世，老爸活得真明白！

作为共和国千千万万个缔造者之一，老爸已驾鹤西去，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。他去了天堂，老妈在那里已等了他十四年，他是穿着整洁的带着裤线的军装去与母亲相聚的……

□孙道荣

她是个单亲妈妈，在确诊孩子无望后，他狠心地抛下了他们母子，失踪了。她一个人拉扯着孩子。

孩子时好时坏。好的时候，偶尔会跟她说话，就那么几个字，反反复复，蹦来蹦去。坏的时候，连着一个多星期一个字都不说，饿了，渴了，不知道吃不知道喝，稍不如意，就乱砸东西，还喜欢打人。这时候，她就会拱起腰，任他打。儿子打完她之后，有时候会突然看她一眼，眼神里除了惯有的迷茫，似乎还隐约有点别的什么。她坚定地认为，那是儿子的醒悟，他是心疼自己的妈妈了，他只是控制不住自己。

这些年，她背着儿子，到处求医问药。可惜现代医学对自闭症还束手无策。但她不甘心，她坚信孩子只是暂时“迷”住了，总有一天，他会醒来。她找到了本市的一家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，尝试着唤醒儿子。为了给儿子治病，她连工作都丢了。

她的可怜的积蓄早就花完了，能借的也都借遍了，就连退休的父母也将工资的一大半，给了他们母子，可是，仍然填不了这个无底洞。很多人劝她放弃吧。她当然坚决不同意，他是自己的骨肉，她怎么可能丢下他不管呢？虽然儿子已经快8岁了，还连一声“妈妈”都从没有喊过她。

但是，窘迫的现状也不得不改变，他们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可是，整个白天，她都得在康复中心协助老师给儿子做康复训练。只有晚上，等儿子睡着了，她才有空。她和母亲商量，让她来帮帮自己。

她找到了一份夜班的工作，从晚上8点到凌晨2点。每天，8点之前将儿子哄睡着，然后，由外婆陪着睡，她赶紧骑车去单位上班。

白天，她领着儿子，在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and 训练，晚上，她去打工挣钱。日子就这样日复

一日地，像水一样流过。她劳累不堪，感觉自己就像被掏空了的油灯。可是，只要看到儿子有哪怕一丝丝进步，她的身上，就重新焕发了力量。儿子，那是她唯一的希望。

为了让她在短暂的时间里睡得踏实一点，母亲建议自己陪着外孙睡觉，这样，她半夜下班回来，可以直接到另一个房间去睡。

她没答应。一方面她知道，母亲已经老了，对付像儿子这样完全不讲道理的孩子，她根本就力不从心。还有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她希望自己能能够随时陪伴在儿子身边，她知道自闭症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不喜欢环境改变。她要让孩子每天醒来的时候，第一眼看到的，都是她的面孔。她要让孩子知道，妈妈永远陪伴在他身边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。

因此，每天晚上，在她去上班的时间，由母亲陪着儿子睡。等她下班回来了，再让母亲回自己的房间，她来陪儿子。为了不吵醒儿子，她习惯了在家里踮着脚尖走路。有时候天冷，从外面回来，身上的热气都被寒风刮尽了，她就干脆先在楼下跑几圈，将身上跑热腾了，再回家，她怕自己身上的寒气，冻着了儿子。

这么多年了，儿子每天醒来，第一眼看到的，都是妈妈。

那是个雪后的早晨，星期天，因为头晚下班回家时，路上受了冻，她感到自己昏昏沉沉。她第一次在儿子醒来的时候，还没有清醒。窗外，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暖暖的阳光，洒在窗台上，散发出暖暖的光芒。迷迷糊糊中，她听见一个喃喃声：“太阳，妈，妈妈……”

她几乎是一蹦而起，兴奋地看着儿子，她捧着儿子的脸，“星儿，你是喊妈妈吗？”

儿子却没有回答她，指着窗台上的阳光，“太阳……”

她的眼泪夺眶而出。看着窗台上跳跃的阳光，她仿佛看到了希望。

三弟心里装着乡亲

□侯宗宝

我与三弟并非父母同胞，而是同一个老祖母那根藤上的瓜。我们都出生在上世纪30年代中叶。那时我们家丁兴旺，是一个大户人家。老祖母有五个孙子，四个曾孙。在曾孙辈中我排行老大，三弟自然是排老三位置。在我们刚记事的时候大祖父便教我们背诵“百家姓”、“三字经”、“庄户杂字”等，教我们念小九九歌，打算盘。到上学时，我们就能在算盘上打出金香炉、凤凰单展翅等图样。三弟脑子机灵，字写得也好，最讨人喜欢。大祖父讲的《三字经》中“黄香温席”、“孔融让梨”的故事，还有头悬梁锥刺股激励刻苦读书的故事，我们都非常爱听，牢记心中，梦想长大了也能干一番大事。

我们的童年是在抗日烽火中度过的。鬼子投降那年我们分成了两家，但童年时结下的友谊随着岁月越来越深厚。

1946年家乡第一次解放，我和三弟又一起走进了学校。老师教我们唱革命歌曲，讲究人翻身求解放的道理。我们参加了儿童团，站岗斗地主三弟都跑在前面，是一个做事认真又积极的人。还乡团来了我们一起跑到高粱地里躲藏……一切都过去了，生活一天天好起来，时代日新月异，我们已年逾古稀，退休安度晚年，三弟你却走了，怎不叫人惋惜？

三弟热爱故土，在家乡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。葬礼那天，骨灰盒已送上灵车，可乡亲们始终不愿离去。邻居家一位奶奶腿脚不

便不能出门，她流着泪直说：真舍不得他这么快就走了。她是我们家中最老的长辈了，三弟每次回家都要去看望她，陪老人说说话，干些小家务活。凡在外面工作的晚辈后生都装在这位奶奶心里，三弟尤为突出，她舍不得三弟走，乡亲们又何尝不如此？

三弟为乡亲们排忧解难确实办了一些好事。当年他在坊子工作，靠近煤矿，常在冬天买上几吨廉价煤分给困难户。那时大家靠工分吃饭，煤炭都是凭票计划供应，庄户人家能够买上百十斤低价煤生炉子做饭取暖，是特别高兴的事情。

三弟写一手好字，每年春节回家，他都主动热心地为东邻西舍写春联。那大红的春联贴在农家的门楣上，既喜庆又漂亮。

三弟孝敬之心也是众所周知。上世纪80年代中叶，三弟家属农转非，年逾古稀的老父亲也一起来到了城里。三弟幼年丧母，是靠父亲养育大的。老人对环境改变一时难以适应，白天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，老人独坐家中无所事事，心中烦闷无所适从。三弟便在院子墙边翻起一小块地，买上蔬菜种子让父亲侍弄，老人每天浇水拔草捉虫子，心情好了，身体也壮实了。老人听力不济，三弟每天下班回家，便耐心地陪老人说话，问候冷暖，每天晚上都是等老人睡了自己再睡。在三弟夫妻俩的精心照顾下，老人度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。

三弟走了，怀着生命的收获走了，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。

投稿信箱: www.3207@163.com

人间